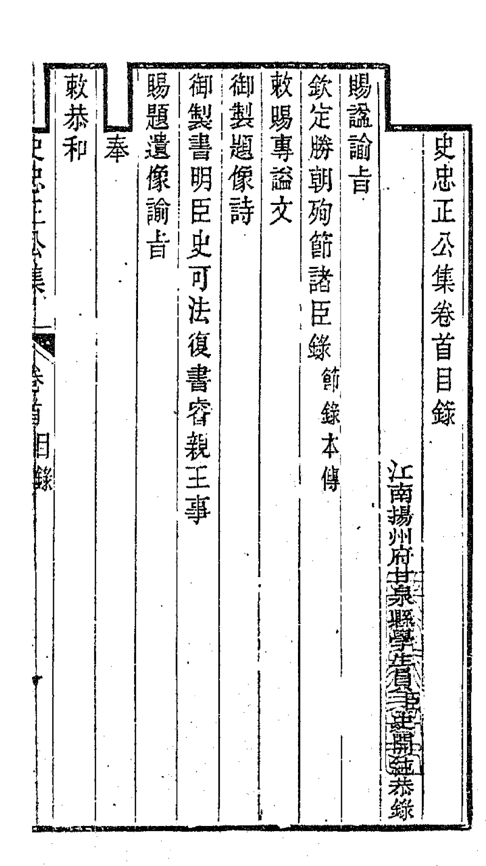
史忠正公集



史忠正公集卷首目錄

江南揚州府甘泉縣學生員□□史開純恭錄

御製題明臣史可法遺像元韻

臣于敏中

臣梁國治

臣沈初

臣彭元瑞

臣董誥

臣劉墉

臣金士松

臣陳孝泳

史忠正公集卷首

江南揚州府甘泉縣學生員臣史開純恭錄

賜諡諭旨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上諭崇奬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正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

特恩錫諡仰見

聖度如天彰恤遺忠實爲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据傳聞未暇

遍為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
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考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殘
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
朝謇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
人為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與夫俘
擒駢僇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
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
卽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
安唐桂二王並㣲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為國而諸人茹
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

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諡固難概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彰慰嘗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爲獨薙然迹其冐鏑攖鋒竭

忠効命未嘗不爲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亡身凜凜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崇正權奸接踵閹豎橫行遂致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爲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爲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爲國抒忠優奬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

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極其實濵不𩔖之媿一褒一貶袞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其知朕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卽以是示彰癉所有應謚諸人並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
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謚號其如何分別定謚之處着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並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錄本傳

史可法大興籍祥符人崇正初進士由推官入戸部至郎中出任守道巡道監軍江北屢擊敗流賊馬守應羅汝才李自成等於桐城潛山滁州廬州遷安慶巡撫提督軍務連敗賊英山六合丁憂服闋起戸部侍郎總督漕運兼僉都御史巡撫鳳陽淮安揚州滁南河釐漕政擢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奏行更新久弛武備入事聞李自成陷北京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遇鳳陽總督馬士英等發兵迎福王由崧於淮安衆推可法輔政南京士英旋入閣改可法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

淮揚追敘江北戰功加秩至太傅兼太子太師李自成為我
盛京兵擊敗西竄可法疏請分責江北鎮帥經理山東河南自簡精銳直指秦關扼流賊歸路士英靳餉不發諸鎮逡巡自相攻奪可法受王命驅除講解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素善飲酒在軍中絕飲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無殽可佐取鹽豉下之嘗言今非昔比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每繕疏辭淚俱下入援抵燕子磯令救盱眙乃趨天長鬨泗州援軍覆沒急返揚州檄徵各鎮兵無一至者

率在城文武登陴禦戰以舊城西門險要自守之

盛京兵用大礮擊城西北隅遂克城作書寄母妻自刎不

殊一參將擁出小東門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被執

就义死是

本朝順治二年四月明史有傳

今諭忠正

敕賜專謚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取義成仁式著勲貞之烈易名表行爰昭奬䘏之
公眷致命之可風曩迹未湮於異代期扶綱之攸賴休稱
允協於千秋爾故明督師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
史可法砥行能堅秉誠克裕遭時坎坷仗節以無撓殉
義從容竟捐生而不悔朕覽披信史軫念忠徽予褒顯於
崇祠用隆秩祀示表章於往籍載錫嘉名象厥生平謚爲
忠正於戲溯流芳於碩廉懦立節彧重於泰山彰定論於

世遠風徽棨更逾於華衮幽光特闡鑒當年皦日之心正
氣咸伸勵萬古疾風之節欽玆茂典慰爾英靈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　日

御製題像詩

紀文會識一篇篤予諡仍留兩字芳乙未冬命大學士九卿等核勝國殉節諸臣事實定議予諡凡此無非勵臣節監兹可不慎君綱僔可法得諡忠正

期覩矣牘期撫月與霽而風與光並命復書畫卷內千秋忠蹟表維揚

侍郎彭元瑞以所得史可法畫像并其家書裝卷呈進乙書御製書事文因成是什題卷首而向所製書事一篇及可法復書則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卷內卽以此卷郵發兩淮鹽政置梅花嶺可法祠中並聽摹鐫祠壁以垂久遠

乾隆丁酉仲夏御筆

御製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幼年即羡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

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嘆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强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卽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旨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像卷勒石揚州祠壁

賜題遺像諭旨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上諭侍郎彭元瑞以所得明臣史可法畫像及其札稿合卷

進呈朕親製詩一章題於卷端命廷臣和韻並命大學士于敏中書御製書事一篇及史可法復攝政王書於卷茲另爲裝潢篋貯着發交寅著令將此卷弆於揚州梅花嶺史可法祠中並將卷內所有詩文畫像札稿勒石祠壁以垂永遠至此卷如有願求展閱者亦聽其便但當加意護守勿使稍致污損將此傳諭寅著知之欽此

奉

勅恭和

御製題明臣史可法遺像元韻　　臣于敏中

遺像留傳𤣥鶴化忠魂來往與梅芳可法死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揚州郭外之梅花嶺見明史本傳前身何必定信國史載可法毋夢文天祥而生　御製文斥其附會內患那堪甚李綱可法內扼於馬阮猶李綱之沮於汪黃而士英大鋮之奸邪誤國更甚且　福王庸闇並不及宋高宗可法之尤爲不幸也　附卷一書

天地量易名兩字日星光

聖人有作敦人極　臣與榮焉載筆揚　臣敏中奉

勅敬書　御製書事文於卷內與有榮幸

臣梁國治

披圖對影風還凜

奏御邀

題蹟愈芳

天與忠魂旌七字人畱正氣在三綱梅花祠古衣冠冷江水

瀾澄

日月光有

詔和詩兼刻壁小臣何以奉賡揚

臣沈初

一載小朝猶草勁百年遺廟有椒芳狠烽夕照城空守

燕子春鐙政不綱餘閏何難儕昰昜中興無望繼高光

易名

題像因

垂敎匪僅

褒施毅魄揚

臣彭元瑞

鬚眉正氣遺圖賸涕泪家書淡墨芳留豹

文超六一記遺像得荷

天題光照萬古歐陽修爲王彥章作畫像記不足言矣獲麟

筆壓紫陽綱御批通鑑輯覽分紀福王萬世特筆直軼春秋紉紫陽擬經予臣與修明紀綱目常深悅

服殘縑入市偶然得

褒𥳑從

天與有光臣奏對欠恭懇

御題褒邀

恩允遙識梅花嶺祠外江聲無復

舊波揚

臣董誥

存書

錫謚曾褒烈

灑翰

吟題再闡芳用敎爲臣與爲子

特標之紀更之綱已無骨共梅爭冷但有心將日並光

天與孤忠千古在漫傳仙去浪稱揚見卷中跋語

臣劉墉

成仁取義當時凛斷楮殘煤異代芳獨力自甘支敗局偏安誰其整頹綱衣冠藏處風煙古面貌傳來縑素光勝國孤忠宜領袖特膺

天筆賜褒揚

臣金士松

青燐骨化隨殘局遺像猶留百世芳亮節堪敎臣作鑒

天題直與史爲綱

附書錫謚誠無忝國信家言兩有光遙想靈祠風颯爽大荒披髮尚飛揚

臣陳孝泳

展卷孤忠遺貌存

褒題

天筆爲留芳半生報國支殘局一死成仁見大綱人但衣冠書不滅名因

日月謚彌光靈祠想像梅花外江表清風萬古揚

史忠正公集卷一目錄

曾孫山清敬輯
元孫開純友慶恭校

奏疏

史忠正公集卷一

曾孫山清敬輯
元孫開純友慶恭校

奏疏

請濬河濟運疏

今歲漕船北上於六月內已盡過洪所遲至八月者惟趕帮零船耳方望全帮回空早濟新運不意北河淺阻南下無多臣方以此爲慮乃突報開封河決下流盡淤向之泂湧而來者今且褰裳而涉矣嘗考河決入淮從來爲害即以國朝言之洪武二十四年決𣹢原武由陳

潁至壽州正陽鎭全入於淮元賈魯所挑之河遂成淤塞時猶未有河運也及正統十三年决於崇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入亳州之渦口又經蒙城懷遠東北入淮全河南徙以達於海嘉靖九年河决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呂梁二洪告涸萬歷十五年决於單縣之黃固口溢於河南夏邑永城界經宿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二洪告涸時司河者每至冬月即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至秋即淤漕舟至京往往愆期又三十年河决蒙牆寺入歸德商邱永城南徙而河與淮全入洪澤湖

有妨陵寢總之挾淮而東未有不爲陵運之害者今亳州蒙城懷遠等州縣已被水衝臨淮泗州水勢日長與伏秋洶湧深廣相同洪澤一湖斷難容受其勢必漫過高家堰之上椿石久圮立見衝崩淮揚之間盡爲沼矣所求椿石之需不容時刻緩者也况河并於淮盡由清口吐出滔滔東往誰能挽之自清河至宿遷二百五六十里之河身將歸淤澱而回空南下與新運北上盡爲阻絶矣先年京倉儲積足資數年運道暫淤猶堪補救今則歲漕四百萬僅支目前一有愆期所關豈小伏乞敕下該部速行確議或捐金錢濟遺及早興工或擇望

重之臣專爲經理務於正二月內塞決完工庶陵免震

驚漕無昏墊之災矣

祭二陵畢上疏

陛下踐祚初祗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慮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艱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聚犬羊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烈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

其君罔寡聞而無遠慮其臣尚黷貨而竊威權戎馬士卿而程
邏犯猜嫌于當午而仍濟金銀使從忠臣日月之闕郭來存
面之右總左文無一可者痛切指陳無一語不措陳入告而手不
能使萬之之君臣警醒其精神發疏其志氣也可嘆為之
痛之何哉喪志矣　乙酉前後有北兵下山之人殺了六七十萬之劇也可嘆為
明得其兄之議國之後宮豪本尚數理以之切中宗之救
君臣之心照行之矣

請定京營制疏

江北四藩既設長江水卒復增門戶之防此爲最要次之則都城矣南京舊有內外守備及參贊各衙盖爲至尊在北諸臣留守南都特假隆稱以示重要恭遇殿下郟鄏鍾祥豐鎬奠鼎萬幾守備無不仰稟廟謨臣等何所容其參贊則舊帶守備參贊各衙皆當裁去准照北都之例改設團營即以大教場小教場神機三營倣五軍神樞機三營之意每營練兵一萬以副參遊都四員分領以一提督總領之其本營兵額不敷聽於別營選奏如再不足則另募補充此皆戰兵也此外則立巡捕

營用兵六千名以兩叅遊分領以一提督總領之所以防內姦也此外則併神威振武爲一營用兵五千名以兩副總叅分領以一勳臣總領之所以護陵寢也此外則照北兵部例設中軍一員兵三千名爲部標營以副將一員領之所以示居重也兵制定而統之不可無垂臣應照京營例設總督勳臣一員協理樞臣一員各兵除防江者另屬操臣禁律另算及護陵者另屬勳臣外其餘凡係京營之兵悉歸統轄庶人心一號令明以戰以守截然不亂矣此整飭京營之大概也至於中前等五府每府向止簽書一員而提督居其三應照北例各

府用簽書勳臣一員提督五員在外其侍直大漢紅盔叉刀圍子手以及錦衣鑾輿等司應用軍校爲數甚多此時律單俱八伍操防不便多掣權擬招選大漢將軍三百員紅盔叉刀圍子手三千員加以原有皇城直軍可足五千之數其簡選精壯加給月糧務令實堪拱護之用以勳戚一員領之錦衣衛旗校酌設八百員其領之者用堂上官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字樣其東西兩司衙道房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必備所以杜告密收人心省繁費也臣所議備都城者如此

議設四藩疏

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即弱如六朝猶爭雄於徐泗潁壽之間不宜畫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分則力單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再圖進取臣酌地利當設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基各屬之兵馬錢糧聽其行取如州一城奪一邑即屬其分界之內廬城距江稍遠有警不妨移駐江浦六合以捍蔽沿江相機固守江北之兵聲既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矣

請頒勅印給軍需疏

江北軍民不安洶洶告急臣奉命督師卽當啓行今請速頒勅印以便行事又各項軍器所需不貲臣在南都造過紅彝滅賊等大砲及鳥銃三眼鎗腰刀等件不下數千皆發各營見在操練今置造無及需用難緩不得不於內庫所備暫借應用伏乞於兵仗局發明銅甲葉多則一千副少則五六百副於供應機房發駁回雜色緞一百疋併內廠前買解京白布發二三千疋爲釘甲表裏及棉甲等用於兵仗局戊字等庫發舊倭刀三五千把爲馬上精兵之用發皮團牌二千面爲守城及船

上選鋒遮洋之用於各督取原發紅彝砲五千位滅敵砲五十位原領內庫銅鍋三百口再將戶部員外丁煜買到紅銅發一萬觔爲打造鑼鍋之用此應用军需不容缺少諸鎮兵集江北臣到彼便須給發錢糧除貯淮揚之銀聽臣察取泊河湖之米聽行收貯應用此外尚須二三十萬金攜帶前行容臣於江上迎催解北之銀題明留用用完奏銷此應用錢糧不容缺少者也統祈聖俞允行

請尊上權化水火疏

先帝本堯舜之資遘非常之禍總由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所致今憂時憤慨者謂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二語眞切中膏肓令在廷諸臣無處生活也當兹聖政方新卽臥薪嘗膽猶恐締造維艱不意二十三日早朝有文武忿爭一事聞之主辱則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屬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纍纍降賊者甯獨文臣哉年來仕途不清病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一靑永錮各懷偏私日爭水火文與武不和而文與文又不和

朋黨之禍熾人才之用阻不知可否自有聖鑒臣下豈可懸定舊撫吳甡因奉命討賊遲延先帝罷歸復催促至京擬戍並齒冢臣慎言復行薦用諸臣既謂不可公辭言之可也公疏爭之可也何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聞之驕將悍卒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臣辦寇不遑分不應談內事但飆端之水火不化則封疆之功罪不明乞嚴飭諸臣悉捐成見一秉虛公過則懲其過才則用其才王道蕩平不容偏欹主權尊而國威始振矣

乞下撫臣黃家瑞道臣馬鳴騄處分疏

題爲悍民慘殺無辜鄉紳等事鎮臣高傑率兵南下揚人實未預知初至不無騷擾及鎮臣旣到取犯兵斬之以狥日不下十數人地方官民可以諒矣乃撫臣黃家瑞漫無主張道臣馬鳴騄一味偏狥聽城中百姓日於河邊草隙取零兵殺之因是結釁愈深竟不可解鄉紳鄭元勳親到高營所以爲百姓之心無所不至而百姓反謂通同播害乘元勳一言之誤當撫臣座次操戈而羣殺之至碎其身首撫臣之威令謂何至於道臣始則乖張後復畏縮今且避往泰州矣罵兵殺兵以爲愛民

而不知適所以害之也臣於二臣不能無憾乞勅下處
分以諭三軍以諭百姓一面察其首惡立重創之庶紀
綱不至盡壞謹題

報高兵移屯瓜洲疏

鎮臣高傑兵奉旨駐揚揚人堅不肯納恭從前旣有讎隙則向後不無隄防嚴令驅之不能也臣前渡江欲了此事卽討賊西行不意兵民扞格不解揚人惟利兵去各兵惟願駐揚好事者遂造爲不根之言如鎮臣黃得功到儀眞安插家眷或謂高曰此乃與爾兵爲難者於是高兵移對以待及臣至或又謂高曰此來非眞心特爲爾至此兵疑臣將疑臣卽傑亦疑臣臣惟處之以坦待之以誠數日間傑亦諒臣心事矣臣昨與鎮臣議無以家口之故致兵民水火誤練兵勦賊之事將傑兵移

駐瓜洲瓜郎江都縣轄距揚四十里有城有水貧給日用較揚更便惟時爲鎮臣劉澤清標下官兵未去俟澤清赴淮郎可移駐并議傑標下副將李成棟一旅目前暫駐六合黃得功汛地隨當移駐盱泗詩隨至瓜者不過十分之六七耳安頓既妥郎選銳北行傑在瓜臣在揚調停兵民猜嫌可漸釋矣

請頒詔勅定人心疏

臣在淮揚安頓兵馬目擊人情之乖忤心憂時事之艱危忽聞北地報捷絡繹而至或云遼帥吳三桂殺賊數萬闖賊西奔或云唐通內應闖己授首據撫臣黃家瑞送臣一報謂有武弁子劉崇岫於四月二十七日自京中來親見吳帥入城驅勦闖逆已經老牌南來而舊輔謝陞於德州集兵數萬聲勢大振又青州諸紳遣臣一札內云四月二十四日吳鎮大敗賊兵於一片石賊踉蹌入都盡掠貲財於四月二十八日西遁訖青州紳士軍民殺其僞將軍僞道僞府其餘相繼殺僞官者十處

諸君子速立新天子號召義勇補天浴日之功正在此時臣讀未竟不覺舉手加額爲宗祉生民慶也此時黃河之北便同異域陛下進膺大寶正位舊都山東北直尚未通曉萬一人心渙散固盡棄前功即或割據分爭又漸生後患伏乞陛下即諭該部院選廷臣有才望者賫監國即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陞二勅直抵山東北直一帶曉諭通知庶人心有歸掃三秦之餘孽在指顧間矣

請遣北使疏

先帝以聖明之主遭變非常卽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無逾於辦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傍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傍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近聞遼鎮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追至晉界而還或云假之以破賊或云借之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嚮前旣歉則勢必隨以入關此時畿輔間必不爲我所有但旣能殺賊卽爲我復讎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讎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

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數也敵兵聞已南來因寇又將東突未見廟堂議定遣何官用何勅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已過萬一北兵至河上然後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既示我弱益見敵強不益歎中國之無人而自此北行之無望耶乞勅兵部即定應遣之官某文某武是何稱謂速行覈議應用銀幣速行置辦並隨行官役若干應給糜費若干一併料理完備刻期起行庶歎出不爲無名而滅寇端在此舉矣

老謀深算的是先着奈福人沉酣不醒馬相置而不理遂

○請進取疏

奏爲恢復固非浪論偏安實難自足等事臣觀古帝王之中興也莫不拓基於自强而晝境於自足故漢之光武曰既得隴復望蜀人苦不知足明知足不可狃而反以不知足自嘲故取於天下者足也若宋高之紹統藩服僅有天下半耳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已之僅有爲有而不以祖宗之全有爲有故足耳若我皇上於今日則何足之有以河雒爲豐沛則恭皇帝宅中之舊封也爲恭皇之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爲高皇帝之所全有而不有則

亦不足恢復之計復何可緩然而事難淚試志多中止昔子胥之揣勾踐也曰爲人能辛苦則無荒於禽無荒於觴無荒於色無荒於瓊宮瑤臺之觀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君勵膽薪臣搆桑土斯謂辛苦耳而況今何時也宮闕已燬陵園漸蕪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輿思至此恨不能疾趨陝右直抵燕中登祖陵而拜九廟對御寢而哭先皇以仰副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所以自矢之初志也無奈天心不順人事未修甲兵日頓蓄積日乏將士日懦且驕當此而言恢復不但寸土難圖將見故趨日失掩耳之譏其何免之所可冀者國運雖

並人心未改猶可勉力支持惟願皇上乘此艱難啓運之時亟圖報讎雪恥之舉獎率諸臣臥薪嘗膽藉甲枕戈務求縛奇兜以慰先帝復故土以光祖宗則中興之業斯偉然昭著於萬世斷不可以江南片席地儼然自足以下等於宋高也昔吳夫差之即位也出入必令人呼曰爾忘越王殺爾父乎曰不敢忘其報越何决迨後志倦垂成以荒湛自娛而勾踐乃以辛苦乘其敝此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前車矣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刻刻懷恥以此志爲中外臣民倡也不然者皇上旣弛於上諸臣必逸於下將見熱藥沉湎事業或懸於夢醉

矣色幸飭精神半休於蛾眉。君忘中原矣。新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絲竹日闌。臣忘中原矣。塋使徒痛於高麗。拜詔不呼於河湟。民忘中原矣。始矜壯志於上駟。謂黃龍之直抵有期。終耗雄心於跨驢。謂西湖之行樂可老。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也將祖宗之幽恨何時舒。先帝之深讎何日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臣願皇上與諸臣發一猛省也抑臣更有請焉夫宋之南遷也猶走李成擒楊幺以靖內者制外而今則獻猺交熾兩川危如纍卵且汀漳南贛間又以警聞矣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恃之營。徒曰王業不偏安。何偏可據。安於大

言之也興言及此可爲寒心而所差可幸者兩虎相鬬
南牧未遑綢繆未雨惟此閒暇時乎時乎不再來矣若
夫彼操鷸蚌之二我睡漁人之一柄失今不鬬後將
有不及鬬者惟陛下加意振厲申飭施行臣不勝悚切
涕泣待命之至

論人才疏

邇者國家人才日耗仕路日淆皆因名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淸卿臺省之缺則曰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吏事不足煩大賢遇兵戎之寄則曰此難題不足苦吾輩此推彼卸互付庸人倏用倏更有同兒戲即偶出特簡又必百計求全一事不做非托病則棄官去舉諸臣精神力量盡用之做官會無爲國家實實籌兵餉者先帝皇皇求治卒底於亂悉由此耳今時事益棘覆轍在前必以討賊復讎刻刻入諸臣之魂夢除却籌兵籌餉別無議論除却治兵治

餉弛無人才如撫拾浮誇薦引市德罪無赦如巧踏華要厭薄煩難或借題轉官虛應悞事罪無赦以後升遷考選必須實實為國家籌兵籌餉治兵治餉之人則人才必奮而事功必出若空言討賊空言復讎諸臣能言臣亦能言即草野書生少明君臣大義歷晉宋偏安者亦人人能言安在空言有濟乞勅廷臣將在朝在野人才合併打算某堪治兵即用以治兵某堪治餉即用以治餉其治兵者或為危疆督撫或為要地司道其治餉者或為戶工堂屬或為各省藩司但論人不論官官大者亦可小就而後懸破格之遷官小者亦可大用而後

課非常之效其餘一切不急之官姑且裁罷不急之務姑且緩行則中興之業成矣

實經濟實心用之宜先付第一要務而今如之不聽何

請行徵辟保舉疏

國家設四藩於江北非爲偏安計也欲養成氣力恢復神京澄清關陜以歸金甌耳特慮兵戈擾攘不復有百姓無百姓何利有疆土故擇吏不緩擇將而救亂莫先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今日是也前北都未陷求牧方般非不有破格之陞除何曾收得人之實効地有難易缺有炎涼無不營避而兵荒殘破之地卒授之庸人況今已陷之殘疆另圖恢復安民禦冦萬苦萬難豈白面書生所能勝任目今人才告乏資格爲拘東南缺員不少安能復填西

北使無致嘆於晨星則銓選法窮不得不改爲徵辟往
時保舉多係聚擅故捷足蠅營眞才裹足今西北則危
地也危則人人思避必眞從君父起念者乃始投袂相
從臣意宜倣保舉法通行省直撫按司道及在京九卿
科道果有才膽過人堪拯危亂者不拘資格各舉一人
送京資以路費赴軍前効用酌補守令缺員二年考滿
平升善地三年考選優擢京曹有靖亂恢疆功能殊異
者立以節鉞京堂用示酬勸如各官避嫌不舉該科指
參其有懷才自赴軍前者驗其眞才一體錄用有保護
一方爲民推服者卽桑梓亦可權宜徑用乞勅部議行

論從逆南還疏

先帝慘殉社稷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始應從死豈在南獨非人臣耶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聞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高傑劉澤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以聖明繼統不惟斧鑕未加抑且恩榮疊被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將從逆諸臣擇罪狀顯著者重處示儆若偽命未污身被刑拷者可置勿問營屯管河諸臣雖非任封疆握兵權者可比亦當察其所處時勢定罪案輕重其餘隱避北方俳

徊而後至者准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至於東兵助戰。義重復讎。諸臣委曲相從。尤當原其心事。總之應罪者罪。無爲報怨之借題。應寬者寬。無令人心之解體。使天下曉然知君臣大義。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而聖明宥過。不但在南者姑寬。即在北者亦姑寬。必有全身忍詬之人。爲雪恥除兇之計。寬以死而報以死。或亦情理之所必至也。

○請出師討賊疏

奏為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著密請恢復遠略激厲同讎以收人心以安天位事痛自三月以來陵寢荒蕪山河鼎沸大讎在目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詘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敵必南圖水則廣調麗師陸則分布精銳盡河以北悉為敵有而我河上

之防自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讎之師不聞及
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北廷一似君父之讎置諸膜外
近見北示和議固斷斷難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勢尚張
足以相拒兩者必轉而相合先向東南宗社安危決於
此日我即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之精神枕戈待
旦合方州之物力破釜沉舟尚恐無救於事以臣觀廟
堂之舉動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
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
行間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事漢光武不
忘蕪蔞爇薪之時臣願皇上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習

御輕以唐肅宋高之說進也憶北變初傳人心駭震臣等恭迎聖駕臨莅南都億萬之人歡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贇及高皇帝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皇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讎也先帝待臣以禮御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以臣仰觀聖德俯察人心似有初

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敵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
敵之收拾人心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復
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合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
與四鎮使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
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内忠臣義士
聞而感泣國家遭此大變皇上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
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登極詔稿
將加恩一欵特為删除不意頒發之時仍復開載聞敵
人見此亦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
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為極以後似宜慎重專待真正戰

功庶使行間之猛將勁卒有所激厲也至兵行討賊最
苦無糧搜括萬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
應本折盡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程可已之
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宴衎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即
事關典禮萬不容廢者亦宜概從儉約恭賊一日不滅
敵一日不退即有深宮曲室豈能晏處即有錦衣玉食
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衆情向背所關敵人窺伺
所在也必吾皇念念刻刻在二帝列祖之鴻業先帝之
深讎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係於選將練兵
滅寇禦敵之一事庶乎人心猶可鼓天意猶可回耳臣

待罪行間不宜復預聞内政然安内乃攘外之本故敢

痛切密陳惟陛下留神省察

請旌淮人忠義疏

闖賊自入關以後聲勢逼人假借安民煽動海內僞官一到爭思奉迎甚至督撫手握兵權不能碎一僞牌斬一僞使人心之壞至此極矣惟有淮安官民同守僞牌到碎之僞使到斬之賊逼河上則邀擊而敗退之賊將如黃學禮白邦政等皆躑躅而不敢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如長城頃又報恢復宿遷僞官遁走江南少安其有功於國家甚大然淮人敢爲此者實地方官鼓舞之力也撫按諸臣親在河干與民共守碎牌斬使斷而行之容遣各兵多所斬獲故能振將卒同

讎之氣堅民間死守之心東南奠安實賴此舉伏乞勅下該部院將按臣王燮優擢示勸撫臣路振飛已經解任另候優議其地方鄉紳士民及行間有功將士併行按臣察確具題特恩旌敘庶忠義感奮而他處投賊避賊偷生苟免者皆知所愧恥矣

論從逆法宜從重疏

竊聞綱紀立則朝廷尊法紀張則亂臣懼頃者從逆一案陛下遠而祖宗之恫近而君父之讎亘古希聞於今爲烈昔漢文帝以盜高廟之環欲竟族之曰吾無以共承宗廟唐高宗以伐昭陵之柏欲即殺之曰我不殺則爲不孝視今日九廟諸陵蕩然蹂躪其痛憤何如而大讎未獲先誅事讎之人執法將申竟多舞法之吏臣敢略陳膚見冀聖明採擇焉一議緩决夫元年停刑此承平之繼體則然若上位失而復尊宗社危而再享則當速誅大逆上平天地之怒下快臣民之心如唐肅宗斬

奚珣等在乾元元年宋高宗賜張邦昌死併誅王時雍等在建炎元年即靖康之末年如宋法則諸臣之死已緩如唐法則諸臣之死無辭若僞防禦武愫僭命乘傳渡河問鼎尚敢在中興嗣統之後不棄於淮師就縛之時尤所得而旦夕甘心者也一議贖辟夫他罪可贖從逆何罪而亦可贖藉曰借給軍需姑寛寸磔抑思諸臣已無寸瑕尺產不應沒入司農又何有敗履殘簪堪復寛收獄吏且諸臣之金穴積於何代攫於何人既藉先帝以肥家又資温飽而貰罪異日即有閃爍窺伺皆以納贖爲萬變不窮之長策矣昔唐室播遷乘輿無恙尚

決十八人賜自盡七人茲計六等中止決四人殺八人又贖及殺則殺者四人耳輦煩方允昌未獲則殺者二人耳先帝蒙難一門而諸臣逃死什九亦何以謝國宮之怨乎一議錄用夫臣節既虧他無足錄數月而兩易其冠裳一身而三呈其頤頰前途如此后效可知乃皐上於從賊之韓四維念其棄家來歸臣謂棄家來歸如東晉過江避亂收卞壼庾亮等百人今做其事以待夫秦晉燕齊家食諸臣有受國恩而思漢去墳墓以閑關者從賊諸臣應不在此例若從賊之棄家可用則在籍之棄家者今布滿江東當盡還其職而且有作楚四相

對者究四維獨何幸而得此乎他如張縉彥衛孕文之督師防河時敏之開屯施鳳儀黃國琦之贊畫既任封疆各有應得之條分附諸等之末亦法之正也一議存疑夫大逆固難妄加但聞拜首賊廷雖致殆遍錦衣策馬充斥長安君亡不與俱亡稱枉則亦何極若以摭拾風聞誣衊讒人之口至欲硬求對證惟呼先帝之靈乃存疑各臣反多於諸等無非持疑之一字則謂之失出而原在推敲則謂之掛議而若難斷鍊此特刑官鬻法之巧諸臣營脫之由耳即如庶常盡逆已奉明旨不在疑列而魏學濂一人尚云行察定奪則猶之疑也臣謂

宜先定罪而行察不可疑死而懸科也以上數條謹就
前案參論而臣更有議焉一曰收漏逆昔李綱以圍城
中不執節者皆欲論罪比聞賊所之摩肩紛紛拜命如
吳偉業非先帝特簡者哉賊至而汚敵來再屈與昔
皆以原官而銜偽命項又自北逃歸矣臣恐二臣而外
實繁有徒乃萬口共傳六等不及非家勢庇之親溺諱
之即多金賂之門生故舊百足以營之應令諸臣各據
確知補牘入告若武臣元勳戚畹屠戮殆盡而督撫等
職竟無一人與文臣同議恐無以服受罪者之心一曰
嚴逮治昔唐復東京獲偽官三百齊下京兆獄付李棲

筠等治之而今者獄無多犯案有虛名京邸潛來黃昏幕下里門騶從白晝驕人如陳名夏之竄跡他鄉方拱乾之逍遙故土縱而不緝爲失法緝而不至爲抗命徒使詣闕來投則國人欲殺山頭相望則司寇無刑加以奉行者或求脫而委繫於家屬或姑縱而觀望於歲時賄賂公行催提不及恐無以服受繫者之心也伏乞陛下嚴諭諸臣搜剔遺汚肅清弊案知木吏之無情而使錢神不敢爲奸三尺定於萬年兩觀傳於一日庶叛逆誅而神人快國憲立而忠義彰矣恭候敕下法司立賜施行

○ 請勵戰守疏

奏爲和議未成戰氣宜勵事屬者天方降割遘此閔凶眞主挺生中興啓運經綸裕於草昧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欣想覩盛治乃歷時十月徒煩宵旰殷憂未有愜復勝着北使言旋敵兵踵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際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衰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竟

與國運相終。卽使所用皆賢已廢却一半況以意氣相激化成恩讎恩怨一生。釀成殺運。近今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爲臣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此爲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爲快意復讎之詭。卽使藏怒宿怨。孰有深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讎。而猶修睚眦之微嫌。快升沉於轉轂。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實是幹濟之才。何人眞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開媒蘖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眞正才品。舉而置之鈞衡朝中之。舉措咸宜。鬭

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嗣興時則有若李郭宋家再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極其勳名悉垂天壤今之藩鎮何多讓焉若當患已剝膚尚以賊貽君父諒非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揚雖賁育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先帝之罹賊難何等慘酷諸鎮之不能救先帝於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之讎尋鄉鄰之鬬於理安乎於心忍乎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鎮之事而誰事也必皆以皇

上復讎雪恥爲心簡乃車徒穀乃甲冑朝嘗夕算惟北
是圖其未至也何以防其既來也何以禦某所當者危
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
田單報燕之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藺刎
頸而定交子儀釋憾而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此臣所望
於閫外之同心者也然閫外所視者廟堂廟堂所視者
王志我皇上中興未就大讎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二
祖列宗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渙
絲綸諭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狃在內宜
實籌兵餉以臥薪嘗膽爲生機在外宜力捍封疆以江

北中州為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興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爲治轉弱爲強在我皇上一振勵間耳

請緊急防守疏

切照靖南侯黄得功素行忠勇其與已故興平伯高傑原有昆弟之盟傑既死事疆埸决無乘危圖併之理其引兵東下恭慮高營兵衆未免乘亂紛紜故移師彈壓耳不然四藩並建義重情深東平侯劉澤清既爲傑請卹恩請襲爵廣昌伯劉良佐亦復不約而同豈得功獨無同類之悲同讎之誼乎揚之兵民風聞傳訛閉門拒守視若讎仇將得功本心無以自明於天下此嫌釁之所以難消也臣到揚州自當善爲調處惟是目前急著莫先於守河高兵之所守者歸徐萬一聞報南來兵隨

闖渡歸徐失而三藩之地皆危矣察良佐原有招討河南之任合即發兵一旅赴防歸德之河一面催給餉銀以濟遠征之費徐州雖有副將李成棟而河信延長五百里非一鎮之兵所能支且各兵除徐州舊營外餘兵家眷皆在瓜洲聞此亦無固志臣已再三嚴飭不許一步擅離淮撫管轄全疆必須發兵協防措糧接濟此門戶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邳宿孤懸河北雖以臣標鎮將分發沿河其實整旅待戰之兵不應爲分信零星之用即派防河上前有定議亦斷無渡河而北代主兵守城之理今淮淮撫移會欲撥臣標二千衆代爲守邳是明

明置邳宿度外矣淮藩撫六萬之兵一百二十萬之餉可僅僅守一淮上乎所當急發主兵據城固守而以臣標之兵爲應援此重地之防急當飛飭者也臣雖奉命駐揚終慮河防不固數日之後即當北行淮揚重地須人彈壓計爲鎮將兵民所懷服者莫如監臣盧九德高起潛九德見督京營恐無暇隙合令起潛移鎮早息兵爭此根本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除臣一面移文知會外伏祈睿鑒允行

辭加銜疏

案照本年正月內蒙諭旨二宮告成加臣太保兼太子太師賜衣襲子臣具疏辭奉旨卿宣猷鞏固誠心擔荷勞苦倍於諸臣加恩原酬夙謨宜祗受所辭不允欽此又二月內以土冦程繼孔伏誅晉臣太傅廕一子臣又奏辭奉旨程繼孔多年巨冦爲患甚大卿運籌發縱允爲功首不必遜辭欽此臣疊被隆恩益增悚惶切念大臣之廉恥即天下之風尚一身之辭受關四海之紀綱虛冒恩賞無以廉法諸臣使節節濫觴必人人覬倖其流弊也不小先帝慘禍亙古所無不共戴天之讎何

尙忍昧艮邀功人理何在臣每五夜挹心仇讎之要領何以尙存北陵之梧楸何以未掃山東河北之赤子何以慘罹水火汝雒鄖襄之要害何以尙阻馳驅餉何以愈朘削而庚癸頻呼兵何以愈召募而戰守日縮薄海人才何以闢門不至意外變故何以逐日環生從且積於丘山罪莫踰於擢髮容敢受無功之賞屢頒之賚乎謹再瀝誠悃乞收回成命將來戮力危疆勉樹尺寸再承恩寵亦未爲遲此時則斷斷不敢受耳

○請飭禁門戶疏

題爲君讎未復天運已周伏乞先治臣罪後責衆效以正春秋之法亟明討賊之義事嗟乎今乙酉三月十九日矣臣聞去年三月十七日賊逼都城先皇帝仰天長號遶殿環走拊胸頓足歎息通宵大呼內外文武諸臣誤我誤我倉皇召對人人戰栗無策噤不發聲乃政事之堂尚在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議美缺危疆大抵舉朝之精神才力總不出此數端遂至釀成地折天崩之變嗟乎爲臣子者尚忍言哉臣待罪南樞於義應死其偷生以待者亦謂徒死無益不如捐竭頂踵戮力

行間生致賊渠獻之闕下然後可以一死明報耳今受命討賊已十月矣經營不爲不久事權不爲不專費餉不爲不多用人不爲不廣而心腹之憂特劇指臂之運不靈株守近畿漫無遠略闖賊東逼一矢未加五夜捫心恨不即死因念春秋之法凡賊不得讎不復則君不書葬臣不除服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且於未能復讎之臣子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屢書而不諱誠恐久之則習爲常事安之則無復慣心耳且截觀於書宰糾一例則責相尤嚴於四年七年缺書二時則責大司馬倍凜臣謬以相而兼掌大司馬職者也聖人於宰糾既降書其

名氏今臣敢復列於冠裳在天時尙稽削其秋冬在師
師敢仍存其爵位所以然者明大讎一日未討則爲臣
者一刻難容於天地間今日首先伏誅以謝天下非臣
又誰責乎伏願皇上重處微臣以爲榜樣一面布明大
義宏張天討務期掃除氛祲收復神京使天下忠義之
士爊奮勇敢之氣怒生庶驕敵逆寇不至笑中國爲苟
安而輕朝廷爲無人也臣草疏未畢哀痛不勝遡流窮
源因致恨於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實爲禍
首從門戶生畛域從畛域生恩怨從恩怨生攻擊而綫
索淵源之計愈巧君子小人之辨愈淆先儒謂纖私驟

胸萬物倒置矣所以春秋之始首嚴朋黨之誅而門戸之名竟結燕都之局試問山陵安在先皇帝后梓宫安在血嗣安在猶暇爭論閑是閑非擇取孰利孰害哉覆轍在前可爲烱鑒伏願皇上申戒諸臣毋得講門戸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合内外文武大小臣工一心專講春秋復讎大義斯爲眞實忠君愛親亦爲眞實愛身家妻子也若此後文臣猶愛錢武臣猶惜死睚眦必報鬼蜮爲奸將天道必爲降凶而國法亦難曲貸矣

自劾師久無功疏

臣本無才謬膺討賊亦謂猛摝一死力殄逆氛庶仰酬
先帝之恩光贊中興之治豈知人情未協時勢日艱自舊歲五月出師左拮右据前疐後跋初則調停諸鎮和同室之戈矛繼則躑躅河上憂三軍之庚癸後且講信修睦貽百出之譸張夫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之所以自矢豈僅僅支持河上聊以固吾圉也哉我之大讎在寇不寇是討而敵是防已非微臣渡江之初願況敵以討寇之舉渡河而南實與我偪處此土而臣乃分防河之力僕僕徐揚內釁方深外侮日亟是逆賊終無討滅

之日也大讎一日未復則先皇之英爽一日未甯幽薊一日未恢則諸陵之松楸一日抱恫臣是以仰天拊心泣涕出血精神日瞀憂鬱日沉疾病日加深嘆尪寸絲之莫酬而萬死之莫贖也臣幼讀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掩卷太息聖人不但爲折足者戒其得凶實爲凝鼎者慮其覆餗如臣者豈止自媿於薄小竟德智力之俱無倘乏自知之明貿貿夜行縱顛趾滅鼻不自恤矣如君父何如社稷何如蒼生何今受命十月而一旅未西所幸苟且支延警報少緩後來之彥猶可力廻覆轍大振同仇以補救於萬一

倘烽息再警庸陋如初倉猝呼援雖有智者莫措其手矣伏乞皇上治臣無功之罪妙簡有用之才寄以重任期以後效俾讎恥立雪仰報先皇臣就鼎鑊如飴矣

請早定廟算疏

從古守江者必先守淮守淮者必先守河此一定之形勢也今北兵自西來直抵歸德我之河險已失矣頃報北兵初二日分爲兩路南指江干所恃以堵禦者一淮爲限耳臣提兵赴泗正思聯絡鳳泗控守淮南不意復有上游之警調臣赴廬皖上游臣伏思上游之事發難無名沿河重兵自足相抵其勢未必即東下而北之南來則歷歷有據聲勢震蕩遠近惶駭萬一長淮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帶無一堅城其誰爲禦之不知士英何以蒙蔽至此以臣愚議應宿重兵於盱泗臨淮鳳陽壽

州控淮爲守以靖南一旅合廣昌以興平一旅合臣之標兵以東平一旅合淮撫三方嚴備形勢相依或不致南下也伏乞勅下樞臣早定廟算上游果急勢固不得不先防如尙在遲疑觀望之閒則廣昌靖南之師未可輕爲調撤進退之際存亡係焉不容不再四籌酌也